

新詩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吳岱穎認為，「有別於過往我們平穩成長、慢慢老去，很少經歷像今年這樣：政治動盪，新冠肺炎疫情席捲世界，人們活在巨大的恐懼與焦慮中。因此這次的參賽作品看到不少寫作者反映社會現象，寫人和世界交往的過程中，感受到的巨大壓抑。這和之前較常讀到的傷春悲秋或滿滿憂鬱感不太一樣，那種壓抑，既是外在又是內在的。」至於選詩標準，「過去我喜歡讀到詩的音樂性，詞語結構能夠熟練運用，近年我更關注寫作者究竟做了什麼？寫作有幾種階段：其一，我描述我所見。其二，我有話想說，企圖表達新鮮的情感或衝動的意識。最後則是對於世界的形狀，我的生命歷程如何參與？無論是關係模式或種種複雜的交往，由此開始有了思索，我喜歡那種更深層次的思索。我們這組有一、兩篇作品，即提供了這樣的思路。那也是我期待的現代詩創作。」

隱匿說，「我發現我很適合跟岱穎同組評審，因為我們是完全相反的類型。我選詩時，希望自己可以沒有標準，每一首都以該首詩做為標準，來思考它是否已經達到足夠的好，以至於一開始選了太多，後來又重新衡量，經過一些起伏，最後選了二十首。此次較難得的是沒有那種很『荒唐』的詩，但也有點失落，因為那種詩還滿令人振奮的。處於模糊地帶的作品就很多。今年有兩首詩我特別希望推薦。這兩首主題都與死亡相關。一首熱情，背後有燃燒的小宇宙；另一首是冷而平靜，但他寫死亡

的方式太成熟、有趣並且聰明。兩首都討論如何以死亡為前提活著，寫出了發光的部分，甚至是意識到死亡這件事而讓自己火熱。」

王姿雯認為，「今年參賽作品較去年成熟，主題也更多元，去年較多描寫香港抗爭運動，今年除了寫疫情，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甚至還能將股票意象融合緬甸難民成為主題。我自己最近對風格感到迷惘，喜歡有新意之作。因此有許多篇讀得出是成熟的創作者，值得進複審，但讀的時候心裡沒有怦怦跳。我心中首選都是以全新的方式寫作，乍看就很有韻律感，儘管第二次看發現沒那麼好，卻還會記得第一次閱讀時的心跳。詩就是召喚神秘，因此我也喜歡作者並無特別講述某事，讀者卻可以感受到什麼，寫出了那種幽微的情感。」

林德俊表示，「今年看初審，原本就預期跟疫情相關的作品應該會滿多的，讀後覺得有新風貌，多元度確實再提升，包括語言風格與內容題材。參賽者的寫法都可以看出各自的路數，沒有那種一看就需要淘汰的。所以我也得到不太一樣的評審經驗，好像應該試著學習隱匿的『無標準之標準』。但那其實很不容易，因此我給自己的目標是：不要有遺珠。比如我們挑了一首台語詩，不敢說它有多好，但也不好說應該刪掉它。雖然此獎仍以華語詩為主要範圍，但也期待母語詩有機會得獎。」

凌性傑認為，「評審過程很愉快，我們各自保留了這批作品的生物多樣性，雖然交集很少，但我們都很欣賞對方挑選的作品。因為二〇二〇年真的太刺激了，這批題材多元的作品充滿畫面感，不管是寫疫情，罷韓，口罩，香港抗爭，能對時事提出觀察很好，但很可惜最後常常變成新聞台式播報，

沒有提出新的觀點，那些對社會的觀察，每一個人所寫的結論都很相似。因此，我挑選作品是從兩類作品中挑選，一種是虛張聲勢的表演，一種是不動聲色的傳達，我較喜歡後者的語言形式。」他特別鍾意其中一篇語言形式和其他參賽作品有異的，「這一批稿件有好多不快樂的作品，很多人厭世、想死，讀完後會累積大量負面情緒，甚至某些作者的精神狀態從其文字的表現就令人替他感到憂慮。」

葉覓覓說，「我審稿很重視『能量』，希望能從中讀到能量，很遺憾這次只有一首詩的能量對應到我。不若先前兩次評審有遇到非常喜歡的詩，本屆作品議題很多，但多半為議題而議題——那真的是詩嗎？我也沒有讀到太多語句節奏具備音樂性的詩。我對於自己能使用繁體字寫詩感到幸福，因為繁體字有很多面貌跟多變可能，但這個時代，詩人似乎不會想要進行文字的遊戲，或對繁體字本身進行更深的挖掘，而更在乎技術或如何使用優美的詞彙，雖然在文學獎中進行文字的實驗，可能沒辦法很容易得獎，但我會特別在乎並鼓勵這個部分。另外，我滿喜歡具手工感的詩，不只指偶爾在市集上看到使用縫線造成的歪歪扭扭手工感，而更是能使讀者感覺到那是有關內在生命的愛。很多人寫詩追求表面技巧，有些人則企圖在句子上形成新意，我想鼓勵大家打掉重練，寫出全新的聲音。以前我會說詩是直覺。現在會說，詩就是宇宙能量的轉譯。如何把那些能量轉化成文字？每個人有不同的能量場。」



新詩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楊宗翰表示，「本屆作品質量頗高，無論寫災情、親情、對政府或執政者的反思，都寫得很不錯。有些作品不只主題寬廣，還兼具語言上的優勢。總體看來，是讀起來喜悅，但可以想像決審會比較辛苦的一次經驗。只要決審各自切入點不同，結果想必有異。」他挑選作品的標準則是希望這些詩作能有「示範作用」，「早期很多詩以晦澀見長，晦澀未必不好，但那樣的詩有時禁不起時間考驗。此獎是面對大眾的文學獎，希望挑出來的詩不會連專業評審都困惑難解，無法判讀。」

顏艾琳認為，「這次的參賽作品風格百花齊放，會讀到彷彿二、三十年前的清新寫法，但詩句滿凝練的，也有很學院派、技巧高端的，可惜用典過多，表達情感失真，寫詩若過於雕刻，就會匠氣十足。此外，各種議題的表達都很成熟，符合這幾年台灣劇烈的變化，無論是性別書寫，同志書寫，國族議題，或看似寫家庭親情但跨入一個大歷史、呈現以小觀大的佳作。」她且認為，台灣的現代詩可以容納五四而來的抒情，又能避免過度口語化傾向，意象、技巧和風格都相對成熟。

鯨向海觀察到，「跟以往的文學獎差別不大，詩發展到二〇二〇年，一切已經很純熟了，純熟也可能是停滯的意思，所以我們還需要更多突破的可能，文學獎作品往往就是當代文學的某種峰頂或者瓶頸吧。在這種高手雲集的場域，我自己覺得文學獎主題的新穎是重要的，如果結構無法特別有創

意；意象的準確克制是重要的，如果音樂節奏沒有特別招式；句法的簡練輕巧是重要的，如果口語的呈現只能一般；氣氛與境界是重要的，如果真的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強烈意見……」他舉例來說，「今年比較特殊的事件當然就是疫情，不過意外地相對傑出的作品群裡，並沒有太多相關詩意，或許是詩人們來不及反應，或許是日常生活的消磨已經使詩意殆盡。每天極度現實地戴著口罩，我們還需要在詩裡蒙面革命嗎？文學獎應該貼近社會氛圍還是反過來超越現實呢？」他以八個字作結：「思之凜然。思之枉然。」最後且不忘搞笑：「或許，大家只是想要獎金而已？」

新詩獎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孫梓評

風格的角力，語言的鍛鍊

時間：二〇二〇年十月四日下午二時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唐捐、陳大為、陳義芝、零雨、羅任玲（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五三六件來稿。由隱匿、吳岱穎；王姿雯、林德俊；葉覓覓、凌性傑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六十五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每人一篇，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顏艾琳、楊宗翰、鯨向海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陳大為當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零雨：一般說來，談詩，首先遭遇到語言的問題。寫詩的人對語言要警覺、要敏感。有人說，語言是詩的靈魂，其實就是強調其重要性。有的詩語言喜歡濃妝重彩，文白夾雜，甚至扭曲遲滯，冗長

拖沓，這種詩往往修辭過度，你看不到詩的骨肉，以致身體的原始力量被拖住，這是詩的致命傷。這種詩，我需要在結構上、意涵上，甚至語言上給我一層一層的驚喜，否則讀起來容易失去耐心，甚至感到厭煩。我個人偏愛乾淨的語言，乾淨的語言容易讀，但也有陷阱，就是在營造詩境或語境時，需要不時閃現火花，加深或加廣語言以外的情思或哲思。這種詩，難度高，不容易寫得好。除了語言，詩還需要有一種抽象的東西，就是生命的層次，要能傳達給讀者，使讀者產生共振，感受，思索，提升認知。這包含了詩的主題，思想，情感等精神結構的問題。這種精神結構若掌握得好，詩的層次整體就提升起來了。即使平淡的語言，也可以寫得很雋永。這次進入決賽的十五首詩，總體看來水準整齊，很難取捨。第一遍看過，很難挑出驚豔之作。我知道有些詩要讀第二遍、第三遍才看出它的好。所以經過反覆閱讀，最終大約依照以上標準，挑出了幾首詩，來和大家討論。

羅任玲：好的詩，具有開啓另一個世界的的能力。好詩，也是用文字拍成的電影，有非常細緻的凝視和運鏡。凝視是安靜的，運鏡卻是流動的，它帶著時間性，以及蘊藏其中神秘迷人的一切。需要深度的思維、想像和美學能力，才能把鬆散的零件組織起來。所展現的，則是作者整體的生命質地。既然與生命質地有關，無論書寫什麼題材，它最終回歸的，還是作者自己。因此，在基本的文字功夫與組織能力之外，我特別重視一首詩的獨特性、深刻性與藝術性。它是否能展現作者獨特的視角與想像，還是只是把別人寫過的再寫一遍？它的語言架構是否簡潔有力，還是拖沓纏繞？它是否適度留白，禁得起再三咀嚼，還是把話都說完了，缺乏餘韻？而詩既然是最精緻的文字藝術，作者語言的錘

鍊度，當然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文學獎從來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每位評審都有自己的美學品味，標準也不一，經過初審、複審，最後進到決賽的詩，未必都是最好的，也很可能有遺珠。文學獎比較像是一個競技場，提供寫作者一個競技和被注意的機會。但「獎」是一時的，比「獎」更重要的，其實是一個寫作者能否在長期的鍛鍊積累中，真正建立自己的風格，以及不爲了「獎」而寫，持續耕耘的態度。

陳義芝：詩有兩種風貌：一種是居於日用倫常的圓熟穩當之詩，另一種是別出心裁、獨樹一幟的異常之詩，我認爲沒有高下之別，兩種我都欣賞。我有的朋友偏愛反常之詩，但若在日用倫常之間，能表達得好，也非常珍貴。詩要求創新，因此有恢廓奇詭的講究，或者數張揚厲的表現，但那是手法而非主題，有時題材會太新而怪。做爲評審，我就是讀者的代表，希望讀到有共鳴的作品，若連我都沒有共鳴，又如何推薦給讀者呢？同時，一個作品若只有作者自己認爲了不得，那也不能傳播，就失去文學的作用。所以，當創新的作品出來，我們要審度這創新是成功或失敗。就整個文學發展史來看，的確需要創新；但擔任文學獎評審，應是從中挑出較「經典」的作品，所以也不能一味求新即好。此次參賽作品題材滿寬廣的，有鮮明的時代事件，有政治與社會現象鋪陳，也有人生方向的追求或倫理關係的詮釋，我想應可以選出好作品。

唐捐：我一直在思考，一首詩爲什麼要寫五十行？第一個理由當然是爲了參加比賽，但當然不能只是因爲這樣。逼近五十行除了表現能耐也是自我考驗，平常寫詩大概不會寫這麼長。一首詩寫到

五十行，除了抒情性與社會關懷，還必須有敘述性跟知性的成本，否則讀來容易是表面上詩行還在進行，但情感已經跑完了，出現自我周旋與重複之感。特別要強調的是，敘述性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不是要講太複雜的故事，而是要有局部規模的情節，詩才能發展，缺乏發展的詩硬撐五十行就會有灌水的感覺。台灣的詩，「抒情」是一個重大特點，但要引用更多資源，不能停留在直覺式抒情手法。好的抒情應具有反省的成分。抒情除了自我表達還要尋求共鳴，這時，技巧就是重要的美德，如果你有精準的技巧，無論處理任何題材，都可以讓詩成爲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爲語言精準，技巧適當跟主題配合，那麼引起的共鳴就算未必較廣，至少會比較深。詩的語言是所有評審都會特別強調的，因爲「寫詩」就是利用語言的強度與濃度，促成一種不可翻譯性。因此，雖設想很巧妙，但呈現的結果沒能發揮「詩」這個文體的優勢，可能也會比較缺乏「身體」，因爲詩不是只有「概念」。此次參賽作品在生命感發的層面很廣，題材豐富，但在語言跟結構上，完美而不失手之作較少，意即，不是風格喜歡與否的問題，有些詩還沒到達那層次——若僅是失手較少的詩，有時關乎整體審美，評審還可以相互討論。所以，在完成風格的角力之前，可能還需要強化語言的鍛鍊。

陳大爲：我的評審標準是尋找一種獨特的聲音，這種聲音可能是還沒有形成個人強烈風格之前，對事物或對人生的某一種態度，這樣的姿態在詩之中，會看出其修辭策略與謀篇。更具體一點來說，我希望尋求兩極化的詩，一種是「奇」，一種是「正」，可是在手法或題材上非常獨特，或者，也可以是非常普通；若屬後者，如何讓讀者有所感或能被觸動，就必須在那普通之處顯現出獨創性。這

一次閱讀參賽作品後，我會更加強調「節制」的重要，無論是意象或情境都不需要過度鋪陳。節制能讓詩不必往行數的上限硬撐，三十幾行能寫完的詩，就應適可而止。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三篇，結果為：

四票作品

〈換行〉（唐捐、陳大為、陳義芝、零雨）

三票作品

〈感覺那根針還在〉（唐捐、陳大為、零雨）

一票作品

〈南方手誌〉（唐捐）、〈不存在的聽證會〉（陳義芝）、〈安娜〉（羅任玲）、〈六月十三，在府番〉（羅任玲）、〈二位東部居家服務督導的一天〉（陳大為）、〈再說一個故事〉（陳義芝）、〈每日動態〉（零雨）、〈塊莖〉（羅任玲）

○票作品

〈衣櫃歲月〉、〈老是和妳一樣〉、〈落花而生的摩登女子〉、〈吃魚〉、〈超級·瑪麗〉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南方手誌〉

唐捐：此詩描寫一趟青春回顧之旅，大概敘述者平常在北部工作，搭火車回到南部。不能說它有很重大的主題，記述意味較濃，讀起來很愉悅，有獨特語法，舉重若輕，結構上也有獨特性。但是，比如「我已飲過咖啡」，似乎不需要再加上「冰薄，色黝，無甜」，略嫌鋪衍。最後兩行或也可以刪除。整體來說，我喜歡它的敘述性，雖然並不完美。

陳大為：題目雖有「南方」，但筆下的空間是虛無的，並非一特定城市，畢竟連馬來西亞、澳洲都算南方。作者刻意營造一種往南行走的歲月感，或屬於回憶，或屬於重逢，但讀到某些地方會有落空感。落空不等於空洞。好像抓不到作者要講的。而詩中那些人稱H、L、D，會讓虛無感增加，彷彿那些人沒有血肉。其實作者想完成的事情都達到了，只不過不夠滿足我。

唐捐：我反而還滿喜歡那些人稱的使用，且此詩有一點魔幻的氣味，比如寫到祖父那一節。

零雨：雖然這首詩的文字讓人有點頭痛，偶爾會故意扭曲，整體來說仍是有魅力的。我喜歡第四節出現超現實的荒誕，也滿喜歡最後面那個有點驚奇的結尾。但其他地方的文字，有時會一句賦予太多任務，像是穿著太重的外衣，不知道是想要施展魅力，還是覺得這樣才能代表南方？

羅任玲：這首是我的前五名，這是有風格的作者，雖說前述缺點都存在，但缺點也可能是其獨特處。需要停頓很久去想的隱喻，在整首詩裡還不少，有達到其詩語言的目的。我喜歡作者以看似鬆散

的態度去編織短片一樣的東西，給出影像感而非叨叨絮絮訴說，很被吸引，眼前似乎也出現那片荒涼空曠的風景。第四節除了寫得很美，也有對生存、生命、死亡等事物的省思，讀了像是自己也端坐在雜草叢間，思索起來。

陳義芝：有些地方的語法稍嫌勉強，不知道是否可以有更好的表達，而不是靠高明的讀者來幫忙詮釋。各位讚美的段落的確是這首詩最動人的地方。

〈不存在的聽證會〉

陳義芝：此詩不是現代主義那種挖掘內心的作品，而是關注當下的現實議題：人類對生存空間的破壞，並批評了政府與政客的對應。帶著敘事的語法，又刻意弄成比較生澀，比如故意拆解「以身試法」，語義上能連接，卻可以使詩的表現不顯流氣。而這樣較為通俗的題材，用這個筆法來寫也不錯，讓你可以一頓一頓，慢慢讀。全詩雖講自然被破壞的狀況，但也有開展與堆疊，直到最末節，表達都很明朗。

唐捐：這首詩花比較多的力氣在反諷性的經營，包含題目整體和局部詩行，如果能更強化戲劇性，增加段落的高潮，起伏或會更大一點。目前的寫法中規中矩，但比較容易在預期之內。

陳大為：此詩有「理念先行」的困境，因此整首詩會朝向預期發展，讀前面便知道後面要講什麼。儘管如此，有些句子還是有出現小小的閃光。但這樣平穩，中規中矩，要能有很突出、贏其他篇的優勢，恐怕也很難。

零雨：其寫法確實就在預期之內，結構也是，因為很平穩很規矩。我比較介意文字故弄玄虛，或是文白夾雜，顯得刻意。

〈安娜〉

羅任玲：此詩初讀沒那麼喜歡，愈讀會愈被它特別的風格打動。作者寫一名被隔離十四天的男性，在孤獨中虛構出一個人物「安娜」，而藉此成功嘲諷了武漢肺炎。全詩布局也非常嚴謹，呈現時間不斷重啓循環，直到最後一節做了精采的總結。它的文字很適合朗讀，音樂性節奏感都掌握得很好。最好的是呈現出風格，有自己的語彙和表達方式，不是只講別人講過的話。讀這首詩讓我想到艾略特〈荒原〉描寫現代人絕望、無路可尋的狀態。此詩寫出相仿狀態，那種內心的「荒原」當然不是現實，就像跑野馬，或如幻象，或人在極度無聊時的白日夢，正因如此，製造出很多歧異性，讀了能反覆給我一些刺激，作者可說是做了現代詩應該做的事。

唐捐：這首詩讓我非常猶豫不知如何評價，但確實被它吸引。我知道這是一首被隔離的宅男之詩，關於隔離的感發，寫過這題材或正在寫的人應該很多，這首算是有所突破。我最主要的困擾是「安娜」該如何解讀。我自己把安娜當成虛擬的情人，但也不妨把她當成物質，比如網購買來的矽膠娃娃，因為裡面確實寫到性的經驗。作者之所以大量採用隱語，不是只爲了遮掩，而是藉由這種彷彿布置很多謎語的寫法，可以比較大膽講出內心世界的狂想。整首詩斷裂式語言很多，很多地方鎖得很緊，應有一、兩處多多放鬆，給讀者一點解讀空間。因此，有些段落我被感發，有些段落我也沒讀

懂，沒辦法每句都對應，但也知道其風格如此所以不會過度計較。這種文詞放縱，也帶有一點神話性，因為人在各種場合都可能被隔離的情境，象徵力很強，只是關乎現實的敘述若能給出更多線索會更好。

陳大為：題目滿吸引我，讓人想起盧貝松電影《安娜》的女殺手形象，畢竟十四天沒事可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找出強烈而具體的性幻想對象，打發無聊。同時，一個人被關十四天，每天一樣重複，很難有什麼結構，散亂之中，唯一有條線可以貫穿：安娜。是否有〈荒原〉那麼高的層次我有點存疑，因為有些句子可能可以更好，有些句子則震撼感不足。如果用比較輕鬆的語調來寫，或許在閱讀上更能夠進入其情境。結尾確實寫得很好，是所有篇章中我最喜歡的結尾，這篇也很接近我的前三名。

零雨：我也最喜歡結尾。這是風格獨特的詩，成也風格，敗也風格。要表達的內容並不難懂，但作者懂得變換文字，把衣服穿得更吸引人，更有魅力。然而文字上的華麗，也可能變成值得商榷的地方。

〈六月十三，在府番〉

羅任玲：不管讀多少次，我都很容易被這首詩打動，不僅語言節制冷靜乾淨，使用細膩的影像去連綴許多細小片段，帶出濃郁詩意和深邃情感，除了傳達情感，還提出深刻的洞見。作者寫他的父親和爺爺，使讀者能感同身受，是好作品才具有的感染力，每一節都動人，幾乎沒有敗筆。這樣一首關於時

間，記憶，生命與死亡的詩，像電影運鏡般，讓人可以反覆安靜凝視，繼而得到感動與思考，且不是強迫你去接受。正因如此安靜，所以我被打動了。

陳義芝：這首詩寫的是人世間很普遍的題材，也算是悼亡之作。「六月十三」是時間，「府番」則是雲林地名，或是一處公墓的名字，但因用於題目，如果還可以對「府番」多一些刻畫，就更好了。我欣賞最後一節乾淨的語言，其他節讀來則有親切之感。

唐捐：作者花費比較大的力氣在「敘述」一事，象徵跟隱喻的部分沒有非常大的開展，這樣的詩當然也有其價值與值得尊敬之處。可以說是「一首敘述乾淨俐落，透過敘述帶給我們啟發與餘味的作品」。

陳大為：整個敘事都很嚴謹、完整，沒有太大敗筆，該傳達的都傳達了，但我也感覺「府番」做為符號，內文雖有點到，但沒有很完整的發揮。

零雨：這首詩也在我前面幾名，文字很乾淨。題目所要扣緊處應該是第三節「府番，用台語讀／像復原」，畢竟死亡的人沒有辦法復原，而整首詩要寫的就是第三節第四行「應是隱隱作痛的吧」，作者在這方面是寫得滿成功的。

〈一位東部居家服務督導的一天〉

陳大為：這首詩的題材是一直以來我很關心的。東部偏遠地區有這樣給弱勢族群的居家服務，可是作者沒有從弱勢者、而是從居家服務員的角度來寫，才是我肯定之處。這是一個很難寫的生活性題

材，有些句子我滿喜歡的，好比「讓我能像植物一樣，即使斷折／每天都還能夠重新生長」寫出勞累感與精神的支撐力。我較欣賞的是第四節，居家服務員幫被照顧者洗澡的畫面，我曾看過類似的紀錄片，比對起來，作者把這畫面處理得很有美感。我較不喜歡結尾，略顯刻意，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印蓋一模一樣的允可記號」——收束在指甲花那一節也未嘗不可。

零雨：如果這首詩跟〈超級·瑪麗〉比，似乎〈超級·瑪麗〉境界又更寬一點。整體的提升也有，且愈寫愈好。

羅任玲：確實這首可跟〈超級·瑪麗〉比，它們優點剛好相反。我原本也考慮這首，因為比較生活化，目的性沒那麼強，第三、四節的小細節有打動我。可惜後面弱掉了，如果能留一點餘波盪漾會更好。

陳義芝：如果選第四篇，我會選這篇。這是一個社會題材，和現實有關聯，居家照顧這麼辛苦的工作，卻又不是講弱勢的苦難，而寫居家服務督導的一天。最後一段我覺得有其批判性，對大人物來說，這些居家服務只是「政策」，那些需要實際付出的辛勞不過是「比海岸山脈高的在案資料」。詩要產生什麼作用，有時不能只從語言文字的經營來判斷。作者要呈現怎樣的意旨？能否關聯到人？藉由這個切片，此詩還是能帶給我們一些思索。

唐捐：我也還算喜歡這首詩，有現實感，也有細節鋪衍的趣味性，甚至可以說，結構上不是每個段落都完全為一個重大主題服務，有時甚至接近記事，而題目本就帶有「記事」的意味。從主題表達

來看，偶有閒筆，比如「一邊開車／一邊吸啜奶茶」，這代表他有一點從容，並沒有那麼急著每一句每一段都要做表現，增加閱讀趣味之餘，也扣住一個比較有血肉的真實。

〈再說一個故事〉

陳義芝：雖然詩的閱讀不是線性的閱讀，要整篇讀完，整體來觀看，但讀的時候還是會循序漸進。因此，當我還沒有讀到此詩結尾處註腳，我視這篇為人生顯影的普遍故事，也的確如此——當生命故事來到最後，你會「掐住它的頭，抓住它的尾」，同時也會掩藏、磨鈍。我亦不是因政治意識形態支持這首詩，純粹就表現而言，此詩從個人遭遇出發，還能輻射出一些共通思索。比如第三節「一輛吉普車呼嘯而過」當然是寫警備總部，但也可以是人生奔馳的意象；又如「踩著泥巴的腳，踩過鮮血」不一定是威權時代縮影，也可能是任何社會中的情況。到了第八節，則突顯出書寫的意義，雖然有些人不一定書寫，但是代代相傳。最後也沒有做出過於結論式的說明。人生好像就是這樣，無論是追求或苦難，都是永無止境的。讀到最後可以感覺到作者有很完整的一個意圖，而這種表達也有其莊嚴性。

唐捐：這首詩語言很漂亮，有其精緻性，但或許可以更放縱一點。正文跟註腳之間，形成一種對話，如果不要那條註腳，這首詩是獨立的，可以套進很多不同情境，正因如此，只套進末尾註腳的故事時，反而沒有那麼必然。亦即，喻體跟喻依之間沒有結合得很緊密。要不然，其局部技巧和語言表現是不錯的。

陳大爲：這首詩的節奏是我喜歡的，很舒緩，一種平穩的漂亮，因此缺乏出奇亮點，讀起來沒有哪一處特別吸引。我感覺若沒有那條註腳，這首詩可以更有普遍性。但如果沒有註腳，題旨就不能成立，變成內文要倚賴註腳才能完成作者想要表達的，我比較不建議這樣的寫法，我期待光靠詩的內文就可以充分傳達作者要表達的東西。

零雨：第一次讀，我也被這首詩吸引，但每一次重讀，它的亮光好像在減少。也就是它確實很平穩，但魅力會隨著一再閱讀而降低。

羅任玲：這首詩真正的問題就在於句子太漂亮了。作者很有自覺在寫一首很漂亮的詩，目的性非常強——目的就在於最後的註腳。正因所有環節都照顧得很好，包括細微的標點符號，可以想見這是個面面俱到的作者，反而少掉詩比較自由、奔放的想像空間。同時，如果這首詩必須倚賴最後的註腳才能成立，那種倚賴也會是它的失敗。

〈每日動態〉

零雨：此詩可貴的優點是結構非常好，氣非常足，顯示書寫的熱情，環環相扣，一氣呵成，不讓讀者喘息，且有現代感，把臉書特性發揮到極致。感覺作者既是書寫者也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無論就詩的結構性，或語言，或想表達的東西，都寫得不錯。大家沒有選它，是因為現實性太強嗎？

羅任玲：我欣賞乾淨的語言跟意象，但此詩有太多意象纏繞與拗口句子，讓它的力量被削弱。港警攻陷理大是非常特殊的事件，每個人來寫都會不同，雖然知道作者使用括弧有特殊目的，但就結果

來說，很干擾閱讀。此外，即使是寫實詩還是該有適度留白，讓讀者有想像空間，否則何必寫詩呢？陳義芝：詩那麼簡短，每一個語詞都要發揮作用，所以西方詩人才說，詩裡每一個語字都是意象，因為要產生作用，除了字面意思，還能形成整篇的語境。我感覺此篇某些語言缺乏表現力，且倚靠副題給出的意圖來支撐全詩，若拿掉副題，其敘事語境無法獨立。

唐捐：此詩有紀錄的意圖，作者使用有點紛亂的語言，想要模擬當時事件，此意圖有一定的成功，但如果用更高一層標準來要求其表現，就會發現詩中出現的意象，比如蛇、蝴蝶、荷花等，好像是被刻意召喚過來的，並沒有跟事件本體產生比較密切的關聯。

陳大為：我讀了很多在這場運動中所寫的詩，感覺這首詩少了一點姿態，不管是赴死或戰鬥姿態，甚或是徬徨，此其一。其二是它確實有較多句子的毛病，似乎應該重新寫過。有些冗長句子，要表達的東西其實沒有那麼多。有時則是想要營造緊張氛圍或是紛亂情緒，但控制得不夠好。架構還是有的，是嚴謹的。

〈塊莖〉

羅任玲：這篇寫法很特別，詩中最核心部分即「靈魂深處的水」，那種企圖探入的過程是複雜漫長艱辛的，作者以身體為對比，一層層往下觸及，雖然要談的是靈魂，但第二節開始描寫欲望，透過象徵寫出生命的果實如何腐爛後孕育成塊莖，沒有太多浪費的想法。第三節「虛無無堅不摧」是關鍵，彷彿整個人生已是一種虛無，但因為還活著，必須每一天去穿越那虛無；當來到第四節「穿過頭

蓋骨」時，死亡已呼之欲出。「地下狂歡節」的想像則跟題目「塊莖」結合。直到最後一節，都仍在尋找開頭提到的「靈魂的水」。其他詩會在結尾處給出一個確定答案，此詩高明處正是其曖昧懸宕的狀態，形塑更大的想像空間，神祕幽深的詩意盡在其中。當然也有缺點，這麼短的篇幅，重複了三次「我繼續探入」，兩次「要多久才能觸及」，應該找到可替換的語彙。

零雨：讀這題目，很快想到德勒茲的「塊莖理論」，作者也許讀了該理論，寫出這首詩，此詩有點難以進入或許正因它哲理性比較強。德勒茲的塊莖理論是跟樹的理論做對抗，前者多元、非理性，後者單一、理性，作者以水做為引線，水會往地下延伸，就像塊莖理論往地下延伸，整首詩都在做靈魂的探索，觸及愛與死亡。這篇也在我的前五名。

羅任玲：我倒不覺得這首詩很理論化，因為讀的時候不一定會聯想到德勒茲。塊莖是一種看不見的事物，平常肉眼所見、地表上的事物太多了，作者放了隱喻在詩裡：有些重要的東西需要靈魂之眼才能看見。

陳義芝：此詩有一些陌生化的語詞，但語意的連結，較難形成意境，用似乎相反相成的方式來表達想法，不太能確定作者企圖達到什麼目標。

唐捐：這是一首具「身體感」的抒情詩，氛圍強烈而純粹，不無耽溺。零雨老師給了這首詩很有趣的詮釋路徑，但如果脫離塊莖理論來讀，也有其獨立性，因為「塊莖」本身沒有太複雜的枝葉，一如敘述者回到比較原始的身體狀態的感受。整首詩雖在一定範圍內依照自己的思路發展出情節，但不

是以外在動作進行，因此在閱讀上會有一點障礙。語言是有魅力的，或許局部仍有待斟酌處，但整體而言是成熟、有風格的美。

陳大為：喜歡前三節，靈魂不斷往下探索的過程，有種哲學性氛圍，雖沒有很精確說出要探索什麼，但傳達一種追尋的感覺，留下很大空間給讀者摸索。第四節開始，本來較凝練的口吻有了轉變，結尾那一節則寫得過於直接。

三票作品

〈感覺那根針還在〉

零雨：作者使用很簡單、自然的文字，寫出一個很生動，有點弔詭，好像在寫另一個人，又像在寫自己的敘事，這是他很成功的地方，尤其是最後的結尾，太有趣了。文字整體沒什麼問題，他的魅力不在於故意扭曲文字，事實上他的文字一點都不浪漫，但整體的荒誕感，就讓你覺得魅力無窮。

羅任玲：這首詩有很強的戲劇性，作者也非常清楚哪些趣味點會引起讀者共鳴，似乎也達到了效果。但除了這些趣味性，我其實還期待這首詩可以有更深刻或獨特的思維在裡面。此外，它的語言像是小說的片段，詩質也相對稀薄。比較深邃懸宕的是最後兩節。

陳義芝：這首詩有個性與特殊性，如果讀者能欣賞這種生命調性，應該會很有感覺。但是有幾個地方，比如「我幹過的地方」或「他一向是被上的那個」，我不確定詩是不是要這樣表現？

唐捐：這首詩得三票，我有點意外，雖然我喜歡也投了它。作者確實寫出一首有風格的怪詩，沒有什麼漂亮詞彙，談笑的語調，逆向操作一種俗的方式寫出不無憤懣的情傷感覺，且把分手的那人寫得像對方又像自己，彷彿照鏡，你跟我進行辯證，也可以理解為一首同志詩。少數人可以這樣用很口語的方式來寫，而居然能產生一種當代感的詩味。這種語言在容易之中，有其難度。段落持續推進，還有被設計出來的戲劇性，筆法帶著魔幻，口語帶有雙關，除了「愛」和「癌」的聯想來得太容易，其他多屬幽默智慧的雙關，可見作者也有對人生與愛情的洞察，在此風格中，實屬難得。

陳大為：我滿喜歡這首詩。此詩有一種人生態度，不管你喜不喜歡，因為其人生態度很明確，語言和調性就更加鮮明，一路讀下去，念頭起伏逼真自然，不會刻意，節奏感挺好的。第一節第二行「有人上門問自己為什麼和自己分手」，這句子我讀了好幾次，到底這是情傷之作——曾有一個跟自己太相似，無法相處而割捨的情人？還是說，把自己個性中那個很自己的區塊拋棄了？兩種讀法似乎都能成立，只是如果分手對象是從前的自己，「他屁股的形狀」和「我幹過的地方」就比較沒辦法成立；因此還是有些小地方沒辦法很精準照顧到兩種詮釋脈絡，雖然作者意圖如此。

四票作品

〈換行〉

零雨：結構頗佳。寫來非常自然。「換行」有其雙關。一邊逛百貨公司一邊遇到詩人，用詩人做

爲引線寫整個人生，等於在行走中遇見詩人，也遇見自己，寫得滿不錯的。

羅任玲：優點是語言純熟，思考冷靜縝密，布局很妥善。從地下一樓，到五樓，到九樓，每一層樓對照不同的人生切面，對詩人的處境有深刻洞見和思索。雖是寫詩人C，但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現實人生。可惜因爲大部分是陳述與說理，缺乏最重要的意象的語言，如果能適度留一些畫面給讀者思考，會更有留白之美。

陳義芝：這首詩等於有三章，第一章在B1，第二章在五樓，第三章在九樓，用空間來表達了時間，簡政珍有首詩也以這樣的手法表達。由此來看，時間順序也有其意義。這個詩人的書寫先被家庭現實取代，然後又被社會聲光與通俗吞噬。最後只能滄桑回顧從前有過的寫詩經驗，或是，以詩爲代表的愛與憤怒。讀了會逼人去反省，或照見一些人是不是在現實中放棄了自己的理想？表達上有其構思。

唐捐：布局不錯，整體構思是一個人生的縮影，有完整性，卻又完美到令人「嫌棄」，彷彿人生的隱喻就是存乎這樣的設計。整首詩出現寫詩的「換行」，走路的「換行」，轉換行業的「換行」，都是設計。情感的推演也有稍稍突兀之處。不過，一開頭的語言就表達一種意念冷靜的語氣，這一點做得很好，但語言本身的精緻度還有強化空間。「愛是唯一的嚮導」和「少年時迎面的風」兩句，引用、改寫楊牧的詩，作者或許是故意透過最受大家推崇的楊牧，來代表詩人形象之一。其實他的某些局部，可能真的受了楊牧語法的影響。「篤信懷疑」或「積極地消極」則太像簡單的修辭練習，這些

地方可表現空間都很大，如果用自己的句子再造一下，寫慢一點，會更完美。

陳大為：其實詩人C不一定是真實存在人物形象，我們隨著敘事者由低而高，幾乎是這首詩中最高的那層樓，回到夢想曾經存在之處，看他們兩個人很尷尬地相遇，一個拿著自己年少的詩集，一個連寫詩的夢想都拋棄了，整個敘事感滿貼切的，不會很刻意去營造情境，很順可以讀完，這一點我是滿喜歡的。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評審決議從有獲票的十篇作品中，各自挑選五篇給分，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感覺那根針還在〉16分

（唐捐5分、陳大為5分、陳義芝3分、零雨3分）

〈換行〉15分

（唐捐3分、陳大為4分、陳義芝4分、零雨4分）

〈安娜〉10分

（唐捐4分、陳大為2分、羅任玲4分）

〈一位東部居家服務督導的一天〉8分

（陳大為3分、陳義芝2分、羅任玲3分）

〈六月十三，在府番〉 6分

〈零雨 1分、羅任玲 5分〉

〈再說一個故事〉 5分

〈陳義芝 5分〉

〈每日動態〉 5分

〈零雨 5分〉

〈塊莖〉 5分

〈唐捐 1分、零雨 2分、羅任玲 2分〉

〈南方手誌〉 4分

〈唐捐 2分、陳大為 1分、羅任玲 1分〉

〈不存在的聽證會〉 1分

〈陳義芝 1分〉

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由〈感覺那根針還在〉獲得首獎，二獎為〈換行〉，三獎為〈安娜〉；
〈二位東部居家服務督導的一天〉、〈六月十三，在府番〉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

評審簡介

唐捐

一九六八年生，嘉義人。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台大中文系教授。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世界病時我亦病》等，詩集《網友唐捐印象記：臺客情調詩》等。

陳大為

一九六九年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市，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台北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詩集《巫術掌紋》等；散文集《木部十二劃》等；論文集《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陳大為》等，與鍾怡雯合編「華文文學百年選」。





陳義芝

一九五三年生。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組主任，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著有散文《歌聲越過山丘》等；詩集《無盡之歌》、《掩映》等；評論集《風格的誕生：現代詩人專題論稿》等。

零雨

一九五二年生，台北人，台大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現代詩》主編、宜蘭大學教師。曾獲年度詩獎、吳濁流文學獎。著有詩集《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膚色的時光》等。

羅任玲

一九六三年生。台師大文學碩士。曾獲年度詩獎、梁實秋文學獎等。著有詩集《密碼》、《逆光飛行》、《一整座海洋的靜寂》、《初生的白》，散文集《光之留顏》、《穿越銀夜的靈魂》，評論集《台灣現代詩自然美學》。